

那一刻，感受传承

■ 兰善清

一次，在一个研讨会上，偶遇一位来自山东的农民书法家。他朴实忠厚，写一手颜体字。晚会上互赠作品，他赠我的书法作品是颜真卿的一首五言联句：“寒花护月色，坠叶占风音。兹夕无尘虑，高云共片心。”他将是纸铺在地上，跪在上面写的。看他笔笔沉稳，我讶异并生敬意。后来得知他确实是地道农民，白天都在地里忙，晚上练习书法。虽出身农家，家族却重文化传承，文房四宝与锄头犁耙一样被坚守。打小大人就教他背诵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《守政帖》等作品，教他临摹颜体，教他要做颜真卿那样的人。山东是颜真卿祖籍地，山

东人引以为傲。环境濡沐，传承颜体与粮食丰收成了他毕生使命。只要是在重要场合写书法，他都会跪到地上写，以示诚敬。这使我很受震撼。后来，我有机会参访了山东临沂兰山区诸满村颜氏祖籍故里。这个村一直都有颜氏后人，颜氏文脉的精神在此深植，这里还有彰显孝悌的“孝悌里”牌坊、彰显忠义的“双忠桥”、“颜氏双忠”塑像……乡亲们对颜氏家训、颜氏忠烈故事如数家珍，颜氏家风在这里已成为一种精神传承。一群前来研学孩子正围在“颜氏双忠”塑像前，聆听老师讲颜氏家训，讲颜氏倡导的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，讲舍生忘死的凛然正气，

讲刚正不阿的气节操守，老师鼓励孩子们读颜真卿文、做顶天立地人。聆听这样的讲说，围观的人们都被深深感召。当孩子们齐诵颜真卿的《劝学诗》——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”时，围观的人们不禁鼓起掌来。这两件事让我深深感受到，颜氏家训、家风以及颜氏忠烈故事在国人心中的分量。于我而言，则尤其喜欢颜真卿那篇《祭侄文稿》。短短200多字，却如鸿篇巨制丰赡，令我常吟常叹。颜真卿对侄儿的忠义行为大力褒奖，家训之意深含其中，他是在为颜氏家族树立一个鲜活的典型。历史

上颜氏家族涌现出许多文化大家、忠臣义士，颜氏祖辈注重家训言传，更注重以典型教育后人，这是辈辈英贤的根本原因。又想起那年到台湾旅游，导游是一位眷村老兵的后代。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《祭侄文稿》书法展柜前，她深情讲述了许多关于颜真卿及颜氏一脉的故事。她说，她父亲常跟他们说，要记住故乡是山东，是齐鲁大地，根和魂在那里，故乡有孔孟、有颜真卿……记住他们，根和魂就在。这就是她家的家训。听了她的这番超出导游词的家常话，我们都很暖心。原来文化的根脉一直都在我们心里。



春雨如诗，云雾如画。

金正摄

风无形踪，远山岿然不动
山间有湖，如镜，亦不动
我被风带进远山的一截枯枝
等一场雨，将自己浇灌

风，把我吹进远山
祖先在远山搭建的小木屋
已不见踪迹：我已羞于谈起乡愁
风借自然之力，辟出归乡路

风，把远山吹入眼睛
秦岭南麓的山，有着秦人的血统
雄浑、阳刚、高亢。山上罗布的
险峰、怪石、古树、修竹，犹如秦腔
拖着尾音，让一个楚人顶礼膜拜

风吹远山

■ 魏荣冰

风，把远山吹向汉语词典
一棵树的含义，来自
根部：它和泥土的血缘，以及命运
通过木纹延伸的管道
大地的血液流向天空
殷红下降，沉淀为土壤的肤色
湛蓝上升，写下一棵树的献辞

铅字里的山河

■ 孤苏

晨雾还缠着山峦打盹的时辰，我便蹲在收发室的水泥台阶上等邮差。油墨香总比自行车铃早一步漫过来，裹着武当山松针的清苦，混着汉江水的潮气。八岁那年的霜降节气这天，我在《十堰日报》副刊瞥见一篇写鄱阳老渡口的文章，摆渡人竹篙尖上挑着的晚霞，竟同我家门前汉江水溅起的碎金一模一样。报纸边角被茶水渍洇成赭色，倒像给故事裱了层旧时光的框。父亲在机床厂校图纸的手，总能在夜灯下把皱巴巴的报纸抚得平平展展。有次副刊登了一组《车城星火》的钢笔画，他蘸着机油的食指在那些厂房轮廓上摩挲，教我认厂区东头那株歪脖子槐树——画里树梢栖着的麻雀，正巧是他车间窗外天天啄食的那群。新闻纸上的油墨印子，就这样悄悄爬上父亲的指纹沟壑。

及至在汉江师范学院念书，校图书馆的《十堰日报》合订本成了我的“桃花源”。1979年那期报道三线建设者婚礼的通讯，红双喜剪花还粘在泛黄的纸页上；1992年的特刊里，铅字排成的汽车生产线仿佛在轰鸣。最动人的是2000年某个春日“读者来信”栏，豆腐块大小的位置上，放牛娃用歪扭的字迹感谢支教老师：“您教的山楂树算术，比牛铃铛好懂得多。”这行小字底下，编辑特意留了道铅笔痕，像给纯真的谢意系了根红头绳。今春走访茅箭区，在老街巷撞见一位银匠。他铺子墙上糊着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份《十堰日报》，在汽车配件广告与寻人启事间，嵌着一篇《打银记》。文中描述錾子敲出的银河，正从他手中流淌到我的眼前。“当年记者来采风，我还当他是来收旧货的。”老人笑着往银镯上錾山茶花，碎屑落进报纸“深化改革”的标题缝隙，竟闪出星星点点的光。七月的一个暴雨夜，我跟着十堰日报社的新闻采访车冲进鄱阳县柳陂镇抢险。透过手电筒的光柱，我看到浑身泥浆的镇党委书记一手攥着湿透的报纸，一手拿着喇叭喊话：“看！咱十堰人1998年抗洪的老照片就在头版！”泛潮的新闻纸在雨幕中像是一面不褪色的旗。昨夜校完稿件，排字房的日光灯管嗡嗡哼着老调。窗外飘来阵阵花香，恍惚间回到30年前的那个霜晨——油墨在纸上慢慢洇开的模样，多像汉江在秦巴山脉蜿蜒的姿态。突然懂得这报纸原是裸会行走的树，75圈年轮里裹着机床厂的铁屑、茶农指尖的茸毛、校园梧桐的飞絮，还有抢险夜沾着泥浆的星光。排版师傅老周递来茶杯时，杯底沉着几枚

铅字。“从前活字印刷留下的‘戌’和‘戌’，总混在字盘里闹别扭。”他指着窗外夜雾中隐约的群山轮廓，“如今看这满城灯火，倒像撒在山坳间的旧铅字，每个光点都在讲述晨昏的故事。”我摸着茶杯沿的墨渍，想起沈从文先生写湘西的笔触。原来我们也在用新闻纸编织着车城的《边城》，让钢筋水泥里长出带着油墨香的翠翠，教每个平凡日子都淌成清亮的沱江。75年不过弹指，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铅字，早化作青砖上的苔、钢锭上的锈，成了这座城掌纹里最温暖的纹路。

春天的容器

■ 聂厅

我数着冰上的裂纹
数着冬天最后的几根肋骨
冰在融化 而裂纹
正在生长为一棵树的根系

再饮南浔三碗茶

■ 王成伟

又到浙江湖州南浔古镇。谁知刚到，当地朋友月高陪我走在熙熙攘攘的街上，春兰茶室的朱老伯便迎面走来，一眼就认出了我们，要我们再去他家喝三碗茶，还特别叮嘱：“我刚开了新店，你一定要去看看。”前一年初访南浔，月高陪我去朱老伯店里品鉴三碗茶时，不过才逗留了20分钟。我和万千游客一样，偶然出现又匆匆消失；后来唯一的联系寄报纸也是和他女儿对接；以他的忙碌和年岁，该忘得差不多了才对。可今晚这样神奇，像约好了似的，我刚抵达，他便奇迹般出现，穿越时间和人群与我握手……还记得前一年，为探究著名作家徐迟的身世，新认识不久的南浔朋友月高邀我来到了徐迟诗故里“水晶晶的家乡”，还郑重推荐我到当地有名的春兰茶室品鉴南浔三碗茶。南浔三碗茶确实极具地域特色：第一道风柁茶，糯米锅巴加玫瑰、桂花用开水冲泡而成，甜蜜雅致；第二道熏豆茶，主料是用盐腌制熏干的青豆、卜子（胡萝卜种子）、陈皮等，沸水浸泡片刻，

满口咸香；第三道清茶，任何绿茶或白茶皆可，倒是司空见惯。三碗茶各有其美，一甜二咸三清淡，蕴含着人生起起落落的滋味。在过去物资匮乏年代，南浔人只有招待贵客时才端出来。尤其难忘茶室临窗小桌上存放的吃茶笔记，厚厚十几本。十几年来，上千游客在上面信笔由缰，有母女组合，有三五人成团的驴友，有热恋的情侣，有刚结束高考的学生；有人作画，有人留诗，有的短小精悍，有的长篇大论，还有人在里面夹了树叶或花瓣。无论何种形式，都是在这古镇留下的心灵履痕……一边喝茶，一边翻阅，像看见了世间百态，我也忍不住在留言簿上写道：“陪你山河万里，愿经年此时，再饮南浔三碗茶。”月高则化用电影插曲《友谊之光》的歌词回复：“他朝定能聚首”。一个异乡客，一个古镇人，两个相熟的朋友面对面坐着，看窗外碧水淙淙淌过，在笔记本上手写一两句文字来对话，颇有趣味。这样的情状，怕是在只有在诞生了大诗人徐迟这样的诗墨水乡，才生发得这般自然。

月高是河南人，9岁时随外出闯荡的父母迁居南浔，近20年后，已然算是新一代南浔人。过去，他家就住在春兰茶室河对岸石桥旁一处青瓦房里，月高小时候常在茶室门口和小伙伴嬉戏追逐。那些年，月高家靠母亲每天推着流动车摊卖馅饼油条豆浆、父亲做零散维修维持生计。父母虽万般辛苦，却供养出了3个大学生，其中两个还考上了研究生。如今孩子们都有了能自食其力的生活，这是双亲最大的骄傲和幸福。回到上海没几天，我写了篇《南浔三碗茶》发表在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上。朱老伯听说后开心坏了，托儿女索要了几份报纸珍藏，还千叮万嘱咐我，再到南浔一定要请我吃饭。没想到，一年之后果真又聚首，要再饮“南浔三碗茶”了。抵不住盛情，我答应朱老伯次日拜访。次日，月高陪我再度光顾了春兰茶室。朱老伯的太太和女儿正忙得不可开交，寒暄之后便请我去参观他们家新开的“二店”，说朱老伯已经在那里等我。说是“二店”，不过是在相距50米远的幽静巷子

里。朱老伯花了不多的钱租赁了一处人迹罕至的院子，花草草坛坛罐罐用心装饰一番，摆上秋千花架草屋围炉，便赋予了一处无人问津的旧巷以鲜活的生命。朱老伯说，这个店特意降低了价格，来喝茶的大学生游客可不少呢。一位七旬老人的创业精神让人尊敬。老伯送上茶和点心，三碗茶还是熟悉的味道。他自豪地说：别看大街小巷那么多“南浔三碗茶”，要说地道，还属春兰茶室，十几年前就在南浔卖三碗茶了；这两年女儿把工作辞了，和我们一起开茶室；南浔三碗茶在民间有五六百年风俗了，要想传承好还得靠年轻人啊……晚上，朱老伯带着我和月高穿街走巷。他早早预订好饭店，点了一大坛女儿红、一大桌新鲜的本地菜，大家一起大快朵颐、频频举杯。一个人与一片山水结缘，总是因为这大地上的人。茫茫人海里，我就这样和一位南浔人结下一段友谊，又和一位老南浔人结下一段文缘。他在我世间烟火般特别的存在，成了我义无反顾再赴这座水乡的牵念。



游榜山文塔记

■ 韦勉

隆安县之东北隅，有一山名独秀者，其椒则榜山文塔在是也，踞江浔之高阜，扼邕隆之要津，又与隔江之榜山书院遥相映，故得其名焉。由清知县褚兴周倡建，祇奉文昌帝君及魁星，意在昌文运而兴百业也。落成于光绪二十年。余与家严弥节于山麓，值一石碑，上镌“重修榜山文塔记”，仅百余言，词甚清雅，虽仍主白话，然考之今世，亦难得也。拾阶而上，曲折萦回，凡三百五十余级，旁多龙眼桫欏之植，山石皆疏瘦嶙峋之状。及至山椒，正见一石门，衡三步，崇丈余，青瓦翘檐，上有一匾，题小篆“文星门”三字。旁侧对联，正书“文经点授功名巷，星纬提携翰墨林。”过之，得一平台，幅员可一夫，环周多乱石荒秽，中则文塔，坐东北，面西南，肯构主砖石，崇几十丈，基三尺，设六阶，阶旁侧各立一三足鼎，以受香火。塔身八面，外壁檐口均雕灰塑彩绘，朴素淳美也。总三层，其上缩下者约四分之一，皆高凿圆龛，可接天气。诸层皆设拱门，配以石额对联，正书阴刻，首额为“榜山文塔”，联曰“榜山独占鳌人登甲第，文塔高题雁仕擢魁科”。次额为“文武阁”，联曰“文光昭日月，武烈照山河”。三额为“天开文运”，联曰“天开龙虎榜，文运斗牛光”。均弘美浩然，取意贞祥者也。塔内洵六层，今锁之，不得入，唯可窥首层中立一魁星像尔。若夫凭栏遐瞻，则广矣大矣！以言乎远则似玄黄初辟，混沌启明；以言乎迹则见山川万象，历历陶陶。而此塔居于其中，仰之，其顶若擎天，云影披拂，天光徘徊，而文运亦若承之而下也。《易》云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斯“观化”之功，岂真系于塔哉？非也，实赖于人也。孔子尝云“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。”意在斯乎，意在斯乎！小子当勉之矣。（作者简介：韦勉，生于2005年，广西贵港人，山东曲阜阙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。）

游天宫寺塔公园记

■ 邱子怡

丰润天宫寺塔者，永济务大天宫寺之佛塔也。永济务者，远辽之称也。旧辽清宁之元，有盐监张公曰成者，见地之殊异，心生爱然，以为可起梵宇，为乡帮依归之境，故自金甯之，始基构。至设筵请教，功始告成，而张公去矣。幸而其子干父之蛊，奉塔舍利，扩堂设像，乡曰“南塔院”。辽寿昌三年赐“极乐院”额，干统五年改“天宫寺”。天会五年八月敕加“大天宫寺”。即是因缘观之，自辽之兵火百余载，久而愈炽。然今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”，戊戌年间，香火消散，梵宇圯毁，惟塔得存。又经地震之横祸，下沉剥落，劈裂出洞，几近崩塌。后虽得修复，亦非原物。塔乃辽代砖造，层有十三，叠涩檐八角实心塔也，角有铃铃，风音如磬，清悠悠扬。砖雕细腻，须弥为座，八角盘龙，束腰壶门，宝顶如葫。设假门于四正位，斗拱加叠，雄峙入云，如天梯可通云霄也。塔之东北，有碑以立，金明清修葺之记也，然伫于光化，字多漫漶，可辨者不足半数，其于县志可考也。曾修复之时，于塔中见数辽之物，木板刻经，佛像石器，珍者众数。故此塔虽历舛驳，然亦千年至今，饭馥茶余之间者，老之安，少之怀，言故乡者，必言此塔也。千百年下观之，张公初心诚矣。城市之日新月异，中不变者，唯此乡情之所寄耳。（作者简介：邱子怡，生于2005年，四川江油人。山东曲阜阙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）

